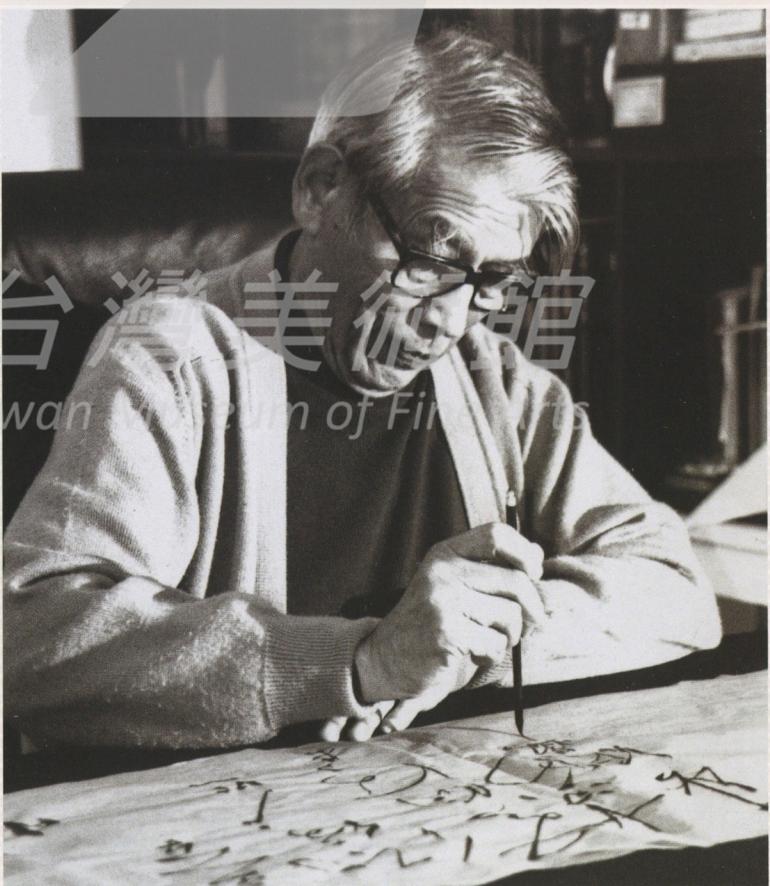


# I • 文明古國的早年歲月

朱德群於1997年獲選為法蘭西學院藝術學院第一位東方血統的院士，也是中國畫家首次在西方傳統悠久的藝術殿堂受到人們推崇與致敬。他的美術成就意味著中國美術在近代化過程中的豐碩成果，意味著中國美術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具體結晶，對於西方美術發展而言，說明東方美術初次以具體的當代形式與精神，受到西方藝壇的讚嘆。

因此，朱德群自身成就並非僅於他個人而已，可以視為一百五十餘年來，東西美術遭遇後的具體成果，具有多層意義。包括時代局勢、傳統美術教育體制、新式美術教育思潮、美術形式、傳統美學思想、個人獨特創作理念、東西美術交流中的內在反省與外在視點、法國美術趨勢等，都構成朱德群身上的重要特質。因此探討他的繪畫，意味著探討中國近代美術發展的複雜課題，同時也意味著東西美術實踐與思想撞擊火花下的本質反思。



[右圖]

朱德群執筆寫字 1992年

在巴黎維蒂的畫室

©Wolfgang Osterheld,

Luxembourg

[左下圖]

朱德群簽名

[右頁圖]

朱德群 靜物（淡妝）

1953 油畫、木材

33×24cm

朱德群  
ZHU DE-Q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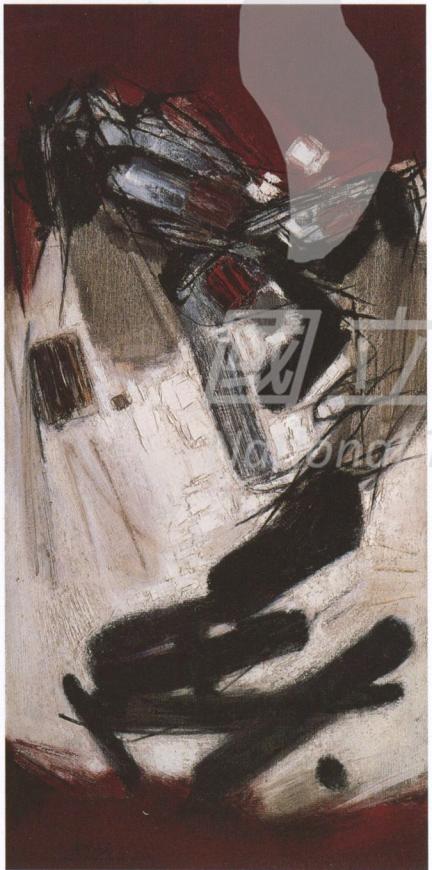


## 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人文家庭

1920年，朱德群出生於中國古城徐州的中醫家庭。當時中國政府分裂，北京有北洋政府，南方則為廣州革命軍政府，各省軍閥割據連橫，南北雙方皆無法有效控制全局，宛如戰國七雄的局面；更有甚者，外國力量透過各地獨立、半獨立軍閥，染指中國利益。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挫敗，引發五四運動，新思潮排山倒海而來，學潮、工運、新舊思想並陳，國運不堪，激烈動盪。朱德群幼年接受傳統私塾啟蒙教育，隨之進入新式教育，具備傳統素養與新式教育基礎。十五歲進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受到林風眠、吳大羽、蔡威廉、潘天壽等人啟發。1937年抗戰爆發，隨校遷徙各地，顛沛流離依然不改他對藝術的熱愛，1941年畢業於四川青木關松林崗的國立藝術學院，並任助教，1944年擔任中央大學建築系講師至1948年。在次年國民政府棄守大陸之前撤退來台。朱德群的求學歷程可謂是一部民國在大陸的美術教育史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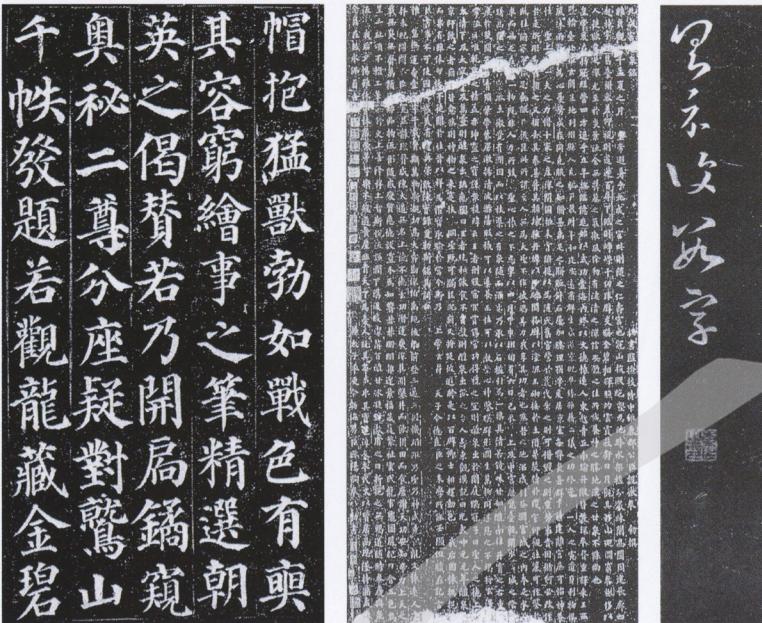
1920年10月24日（農曆），朱德群誕生於江蘇省徐州蕭縣白土鎮，父祖兩代皆業中醫，為家中三男，本名德萃。他的父親名禹成，祖父諱漢山，家中的傳統中國書畫收藏頗豐，可說是傳統仕紳家庭，具備文化素養。19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五四運動以後社會急速變動的階段，「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發展產生根本性影響，激發出以傳統文化為核心的運動，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觀點的兩極發展。這股思想透過學運、工運的擴張，激發成民族自救的全面運動。在教育方面，1921年根據國民政府的新教育法，採取美國教育系統，接納女性進入學校，這一年中國的政經、外交與文化產生劇烈的動盪。整個中國處在激烈變動的洪流中，局勢混亂，新舊並陳，學說四起，充滿著躍動的張力。

朱德群  
第64號構圖——氣勢如虹  
1959 油彩、畫布  
99×50cm



朱德群就是誕生在這樣的時代。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經歷鴉片戰爭的挫折，物質發展落後於西方，但是精神文明雖有糟粕，卻依然傳承著宏偉的精神向度。朱德群父祖一代為當地知識分子家庭，對傳統與時代轉變頗有認識，在他六歲之前，使其接受私塾教育，學習唐詩、宋

朱德群在巴尼奧萊（Bagnolet）的畫室，攝於1989年。



[左圖] 颜真卿 多寶塔碑（局部）

[中圖]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右圖] 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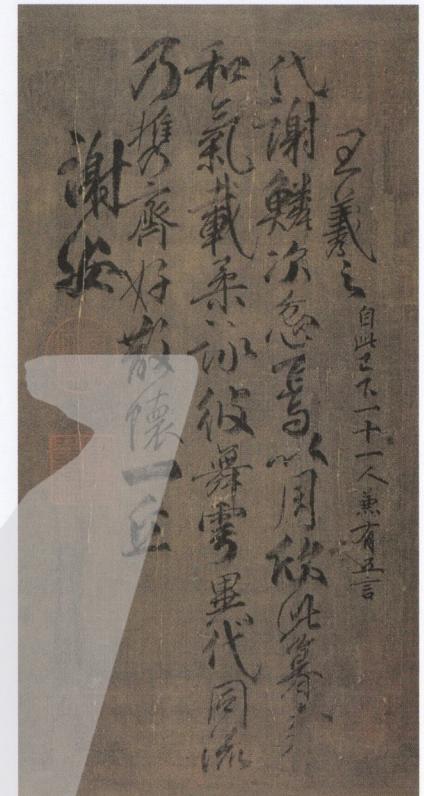
實驗小學，因此可見朱家除了經濟情況不錯之外，應該具備較為現代化的思想。據朱德萃回憶，小學離家25公里，週六父親將三兄弟接回家中，週日下午又送回宿舍，沿路土匪出沒，往返兩地，父親皆須冒險攜槍自衛。朱禹成這種犯險而堅定的意志，必然深深影響著朱德萃一生，使他日後足以克服種種險阻與困難，創造生命的嶄新一頁。朱德萃體格壯碩，平日熱愛運動，奔馳於籃球場，然而朱家愛好藝術，更注意教育與其日後出路的侷限，對於朱德萃選擇體育與否做出明確決斷，堅持要他選擇美術；家中的理由是，從事體育易受年齡限制，美術則可至耄耋。

當今中醫家庭，醫術往往僅作為技術，構成職業的基本條件，朱家則不同。在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並存的民國初年，中醫家庭賡續著更多傳統精神，書法、古文等傳統知識必須通曉。此外，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傳統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制度頓時消失，一千餘年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足以維繫安定的紐帶與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隨之撕裂。這樣巨大的變革，發生於朱德萃誕生前十五年。因此，就文化傳承、現實經濟等條件上，中醫職業具備傳統精神與實用主義的特質。這樣的家庭使得朱德萃從幼年開始，除了傳統詩文之外，並臨摹唐代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法帖，但他幼年生性活潑，卻喜

詞、書法與繪畫。六歲進村中小學，為使其受最佳教育，五年級時轉到蕭縣的縣立實驗小學。畢業後考取徐州中學，後轉海州中學。當時中國學制尚未統一，屬於私塾教育與新式教育並行的雙軌制。朱家很快認識到新式教育的功能，將朱德萃送到

讀王羲之《草訣歌》，吟哦背誦。暑假返家，亦被課以傳統課業。夏日風和日麗的曬畫日子一到，父親搬出家中典藏數箱書畫，攤曬去霉。朱禹成不只是醫生，也是業餘的文人畫家，喜好畫傳統的梅蘭竹菊四君子，當他望著這些自己的收藏品時，常常滿足得忘神，興致一來就找來年幼的朱德萃，一幅一幅地指出其中優劣。似乎朱家的收藏多為明清兩代畫家，諸如唐寅、仇英、董其昌、陳洪綬、查士標等文人特色的作品。朱禹成是朱德萃第一位繪畫啟蒙老師，除了親自教授他畫畫之外，並請了當地著名畫師張師傅指點他。

顯然，朱家是具備傳統與現代特質的人文家庭，這樣的特質為朱德萃埋下鎔鑄東西文化的種子。同時，這種具備傳統文化特質與現代精神的家庭環境，造就了朱德萃年少時期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



柳公權行書王羲之蘭亭詩卷（傳）  
自此已下十一人兼有五言  
代謝鱗次 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 和氣載柔  
詠彼舞雩 異代同流  
乃撫齊好 散懷一丘 謝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西湖畔的繆思殿堂

民國初年，中國政經、文化的重心依然在北平、上海；前者為傳統文化濃厚的地區，後者因為西洋諸國租借地眾多，成為傳入新式文明的樞紐。然而，在民國初年，上海等地充滿著高度西化色彩，國民政府在統一中國到對日抗戰的十年之間，定都南京，江南一帶頓時成為政經中心，文風昌盛。

杭州西湖為江南風景名勝，唐代居易修築白堤，宋代則有蘇東坡的蘇堤，畫舫如織，翠柳迎風，三潭映月泛波光，柳浪聞鶯照影來，文人墨客幾多徘徊。這裡同時也是白蛇傳故事的舞台，遊湖借傘，千古傳情成為佳話，斷橋續情，雷峰夕照話相思，都是膾炙人口的故事。湖畔西泠印社更為清末碑學據點，吳昌碩雄勁渾厚的刀痕墨

江南風景名勝杭州西湖，翠柳迎風。（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跡、李叔同的溫潤北碑筆調早成典範，文薈雅集的身影至今依稀令人景仰。

杭州歷史悠久，位於江南的膏腴之地，五代十國吳越王國錢鏗在此建立政權。在那種兵荒馬亂的時代，吳越國以小事大，休養生息，成為兵燹中最安定的國家，建立起今日杭州的富裕基礎。靖康之禍，高宗避難南下，建立政權於杭州，延續北宋文治政策，於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譽由此傳布。杭州一向以文風著稱，有清一代更為鼎盛，揚州八怪的金農出生於此，此外，當時著名肖像畫家費丹旭也長期間流寓杭城。清代《芥子園畫譜》由李漁倡議，雖付梓南京，實際編纂的地點即在杭州。此外，杭州也是中國近代新式美術教育的發源地之一。民國元年（1912）近代化美術教育的火種也在此點燃，著名金石書畫家經亨頤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校長，美術教師聘任留學日本歸國的李叔同，培育的學生中有潘天壽、豐子愷等人。這所學校雖然在三年後停辦，卻奠定往後美術學校的先河。1921年又有私立浙江美術專門學校的設置，可惜因為兵禍，僅辦三年就停止。

1928年3月在蔡元培奔走下，於西湖孤山創立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國立藝術院，林風眠出任首任校長，1930年改稱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1928年統一全國到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前，中國新式教育充滿著朝氣與理想主義色彩，林風眠二十八歲即擔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校長，推動美術改革運動。徐悲鴻當年也已經激情發表文章，痛陳傳統中國繪畫的缺失。林風眠在九十歲時回顧當時的主張時，指出：「我當時在西湖創辦國立藝術學院的制度，同巴黎的藝術學院差不多。我是主張不要臨摹，要寫生，要寫實。……對自然能夠寫生的好，拿傳統，拿古人歷史上的經驗，同現代的寫生經驗融合。」當時「寫生」被視為解救中國繪畫之困境與中國繪畫改革的要旨。就當時的繪畫革新主張而言，雖有異同，卻有所聚焦，有從法國返國的寫生主義，譬如林風眠、徐悲鴻、吳大羽、方幹民等人，也有從日本留學返國的水墨畫革新運動的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及陳樹人等人，他們一致將寫生視為中國繪畫革新的根本主張。林風眠實際上並不排斥中國水墨

#### 關鍵字

#### 經亨頤

經亨頤（1877-1938），是中國近代的教育家，戊戌變法失敗，1903年走避日本進入東京師範學校就讀，1910年返國擔任創立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聘任李叔同教授美術。在近代西式教育中貢獻卓越。



民國23年（1934年）林風眠題「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

[左頁圖]  
朱德群 河岸 1959  
油彩、畫布 116×81cm

## 關鍵字

林風眠

林風眠，1900年11月22日出生於廣東省梅縣白宮鎮閭公嶺村。父親為傳統石工匠師，對他啟發頗大。林風眠從小臨摹《芥子園畫譜》自學。十五歲考取省立梅州中學。1919年，成為第六批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1921年進入國立第戎美術學院學習，9月轉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在學院派大師柯爾蒙（Cormon）工作室學習。1923年與友人至德國遊學一年，受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等繪畫啟蒙。1925年冬獲蔡元培推薦出任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校長，1928年獲蔡元培推薦出任杭州國立藝術院校長，1930年改名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林風眠創辦《亞波羅》、《亞丹娜》雜誌。1937年日本侵華戰起，由於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內遷，與北平藝專合併，引發衝突。林風眠辭校長、獨立創作。文革期間受迫害，為求自保，親自將珍藏三千餘幅作品泡到浴缸踩爛。1977年獲准出國探親，1979年起隱居香港，1991年8月12日病逝於香港。



1928年出任杭州國立藝術院校長時的林風眠



林風眠 蓮花  
1960年代  
彩墨、紙  
69.5×67cm  
上海美術館藏



思想底層，的確掌握著歐洲時代的精神與中國當時畫壇新生命的根源，並非排除傳統中國美術，也非一味導入西方學院主義的傳統。他除了藉由學院主義建立中國美術的制度外，當時歐洲的畫壇動向，譬如野獸派、表現主義、立體派等潮流皆能適時介紹給學生，這點比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更為開放與豐富。朱德萃美術訓練的養成與近代美術思想的萌芽，正是奠定在這種開放且具備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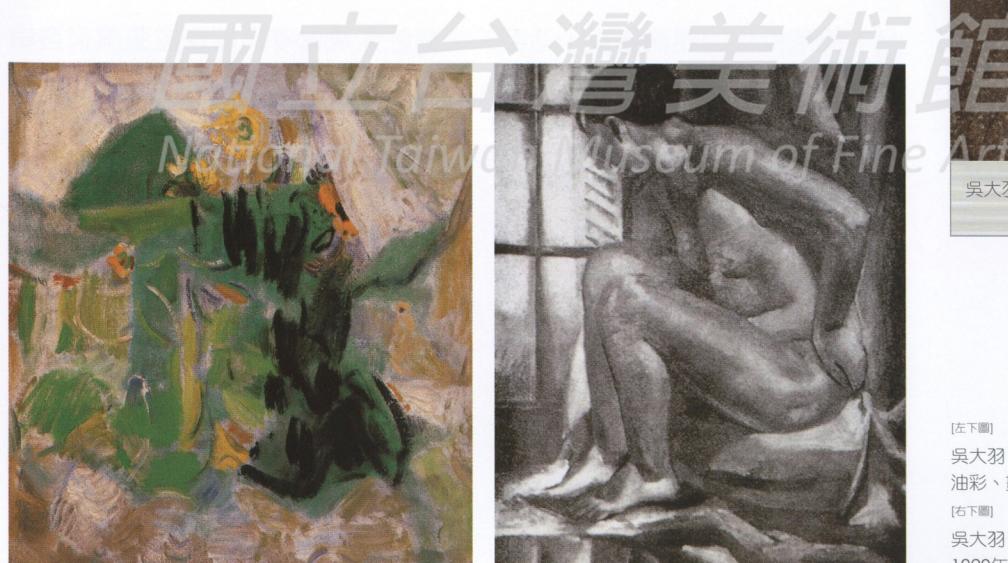
畫，他在主持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時，即聘齊白石為教師，即使在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也有潘天壽這樣「傳統出新」的水墨畫家。在林風眠的



1986年朱德群（右）在香港與林風眠合影

代制度的美術學院基礎上。

朱德萃初中即將畢業前，父親建議報考藝術學校；朱德萃獲悉距家鄉不遠之魯村，有位魯志遠就讀杭州藝專三年級。他前往拜訪，在其介紹下前往杭州，拜會暑期留在杭州藝專校舍的林瓊，由其補習素描、水彩等基礎技法與知識。只是當時全國學制與報名恐未統一，報名時，朱德萃尚未獲頒畢業證書，不得不借用堂兄朱德群的畢業證書，權充報名。朱德萃終於考取杭州藝專，事後雖說明借用原委，然而學籍已經報送教育部，無法更動。往後朱德萃正式改名為朱德群，投入藝術的廣大



[左上圖] 吳大羽 公園早晨 年代未詳  
油彩、畫布 75×70cm  
[右下圖] 吳大羽 人體  
1920年代末 油彩、畫布

## 關鍵字

吳大羽

吳大羽（1903-1988）為宜興宣城鎮人。1922-1927年間留學法國，就讀於巴黎美術學校，師從魯熱（Rouge）學習油畫，後又跟隨布岱爾（Bourde）學習雕塑。1927年返國任教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1928年任杭州國立藝術院的教授兼西畫系主任。1949年出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授，1965年出任上海書畫院副院長。吳大羽任職藝術院校時的早期作品中的人體素描扎實，色彩充滿表現主義精神。文革期間作品全毀。晚年作品草圖、速寫、素描及創作心得、隨筆及詩稿獲得保存。1996年台北大未來畫廊舉行「吳大羽個展」、2001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吳大羽畫展」、2003年上海美術館舉行「吳大羽油畫藝術回顧展」。對朱德群基礎訓練影響較大的正是吳大羽。



吳大羽身影



朱德群十五歲進入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受到林風眠、吳大羽、蔡威廉、潘天壽等人啟發。圖左起：林風眠（杭州藝專校長）、林文鍾（杭州藝專教務長）、吳大羽。

杭州藝術專科學生西畫教室一景，約1930年代。



## 戰火下的顛沛勉學

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廢寢忘食，鎮日投入繪畫。就在朱德群努力學習的階段，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8月13日爆發淞

世界。

抗戰以前，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由林風眠擔任校長。相對於徐悲鴻的保守學院主義思想，林風眠代表著當時中國引進法、德前衛思潮的畫家，思想具有深度與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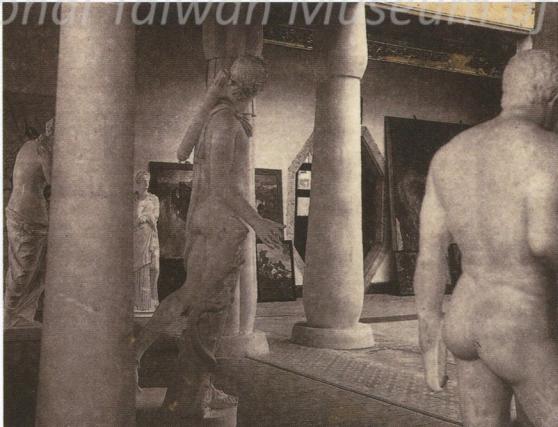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上海一地的藝術思潮相當前衛。最為前衛的美術社團決瀾社發表宣言：「讓我們起來吧！用狂飆一樣的激情，鐵一般的理智，來創造我們色、線、形交錯的世界吧！我們的繪畫絕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的形骸的反復，我們要用全生命來赤裸裸地表現我們潑辣的精神。」這篇宣言充滿激情，卻沒有聚焦。可

惜，這種激進立場及昂揚的情緒僅發散一時，隨著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的國難到來，國府的文藝政策趨於緊縮，至1935年決瀾社共舉辦四次展覽就不得不解散。雖然這些成員主張看似激進，實際上卻也尊重主觀心靈的熱情，可以說也是一種折衷論者。中國的美術自由風氣，隨著日本侵華步伐的逐漸逼近，活潑的多樣性漸趨保守，即使主張美術自由的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也無法避免這一衝擊。抗戰似乎成為美術的唯一焦點與美術存在的目的。

滬戰役，國民政府傾全國三分之一的軍力投入戰場，激戰三個月，粉碎日軍三月亡華的誇言與美夢，並且爭取物資、人員往後方撤退的時間。11月20日國府正式宣布重慶為陪都。鄰近上海的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師生從11月起由杭州至諸暨觀望兩、三個月，然而情勢急轉而下，遂分批結伴遷往江西。不只學生逃難，日後兩度出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潘天壽（1897-1971）也倉皇南行。1937年冬，潘天壽避日寇，攜眷滯留於建德，寫下一首憂愁難眠的詩歌：「閒情莫復問芭蕉，別後空山信寂寥。夢醒一燈青欲燭，不眠如昨雨瀟瀟。」這位畫家逃難途中，雖獲得片刻喘息機會，卻無暇回顧過往，惶惶不安，前途茫茫，一夜淒苦難眠。潘天壽人品敦厚，傳統文人素養深厚，朱德群晚年對於潘天壽臨場賦詩題詞的才華依然推崇不已。

朱德群與同學吳冠中、劉寶森（亦即往後的著名版畫家彥涵）等七、八位同學組成一隊，途經江西龍虎山下的貴溪，學校暫設龍虎山「嗣漢天師府」。抗日聖戰乃民族存亡絕續之際，國內治安尚且未能平靜，國軍部隊一經離散落單，亦常受流民暴民襲擊，地方匪患不斷。即使手無寸鐵的教師、學生也不能免。喘息方定的師生，聞土匪槍聲，撼動山區，滯留一週倉促遷長沙，越年抵長沙，再遷沅陵。只是，這批年輕人不只面臨外侮入侵，不久後將面對狂風暴雨的兩校合併學潮。對於年僅十七歲的朱德群這群無力抗戰，顛沛流離的學生們而言，這場大遷徙真是一場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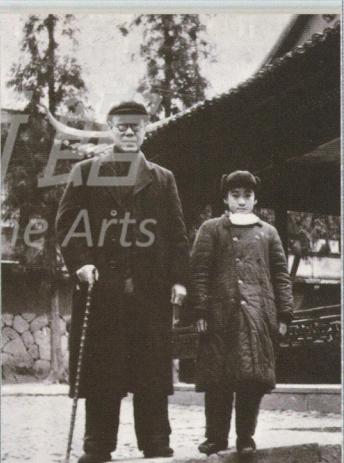


1928年於西湖孤山創立的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藝術院校（即日後的杭州藝專），林風眠出任首任校長。圖為學校收藏的石膏像。

關鍵字

杭州藝專

1928年蔡元培推薦林風眠出任創設於杭州孤山的國立藝術院首任校長，1930年改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國立藝術院的教育體制根據當時巴黎美術學院精神設置，林風眠著重當時法國當代美術思潮之介紹與推動，畢卡索、馬諦斯、塞尚、梵谷等當時在歐洲推崇的畫家變成這些學生心目中的偶像。當時主力教師除林風眠之外，蔡威廉、吳大羽、方幹民等人皆留學法國，水墨畫教師有潘天壽。1938年與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潘天壽擔任校長期間，遷返西湖，日後由汪日章、劉開渠擔任校長，1950年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1959-1967年改為浙江美術學院，分別由潘天壽、莫樸、蕭峰擔任校長。1993年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分別由蕭峰、潘天壽之子潘公凱、許江出任校長。杭州藝專培育出中國近代的著名畫家，譬如朱德群、趙無極、吳冠中等人，往後到台灣的席德進、李霖燦皆出身於杭州藝專。



擔任過杭州藝專水墨畫教師的潘天壽，後來出任1959年改名浙江美術學院校長。圖為潘天壽與兒子潘公凱合影。潘公凱後來也出任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的校長。

## 蔡威廉

蔡威廉（1904-1939）紹興城區人，出生於上海，父親為民國時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蔡威廉為中國第一代留法的女性畫家。年幼時，蔡元培留學德國，她隨母親寓居紹興、杭州兩地。自1914-1927年期間，蔡威廉隨父母三次出國，1923年進入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學院學習繪畫，後又前往里昂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1928年返國後出任杭州國立藝術院教授，與留法畫家林文錚結婚。她精通法、德語，專擅於對象的內在物性格，教學嚴謹認真，注重啟發，吳冠中頗受其啟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潮期間，與擔任該校教務長的丈夫雙辭去教職，賦閒昆明，貧病無錢住院生產，1939年產女，得產褥熱去世。



蔡元培女兒蔡威廉，為赴歐第一代女性畫家，1928年返回中國後，出任杭州國立藝術院教授。



人生的極大考驗。他們卻依然堅定信念，沿途逃難，勇往邁進，在過長沙等大城期間由蔡威廉帶領下，沿路描繪許多激勵人心的抗戰繪畫。當時這群年輕學生的求學熱忱與適應局勢的能力，是處於今天安逸的人們所無法理解的。一路上，疾病、空襲、匪患、意外事件不斷撞擊著這些十幾歲的年輕人。

朱德群等一行人，千辛萬難從杭州而江西，歷江西北溯長沙，經長沙南抵位於沅江中游的沅陵。戰國屈原曾經行吟於雲夢大澤，在〈湘夫人〉中歌頌著「沅有芷兮澧有蘭」，讚頌有德君子。杭州古城的弦歌，卻在民族抗侮禦敵的戰爭中逶迤西來，暫居澳水深山之中。這樣的情景

或許可與孔子帶著學生周遊各國時的處境比擬，流離困頓，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天降大任的磨難。國家處境繫於危卵，國府決策頒令，不忘教育為立國之本。



[右圖]  
蔡威廉 女孩  
1930年代 油彩、畫布

在沅陵，根據教育部指示，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與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稱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廢校長制，改採校務委員制，林風眠擔任主任委員。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為六年一

貫兩學位制度，課程環環相扣，以法國學院制度之訓練與學院外之現代思潮並重，林風眠以其真誠的藝術熱忱與高貴的生命鎔鑄十年於此。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則為三年制專科學校，校長更替頻繁，教學方針以傳統國粹主義為主。改制前，北平藝專校長為音樂專才趙太侔，主力美術教師為留法的前任校長常書鴻，其餘教師大多留置北平。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創設之初的校長為林風眠，卻因理念不合，離開北平南下，不久出任新創的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首任校長。兩校合併之初，由林風眠、趙太侔、常書鴻組成三人校務委員會共同主持校務，然而，兩校學生程度、學制、理念不同，學潮紛起，耳語不止，林風眠不得已辭職離沅陵，由林文錚宣讀他的辭職函：「惟杭校員生，隨弟多年，不無念念，還望兩兄多加維護。」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師生聞之痛哭。最終由滕固（1901-1941）接任合併後的首任校長。林風眠刻意避離是非之地，返上海安頓家庭後，由河內、貴州、雲南抵達重慶。戰時文藝中心為北培，他卻避居南岸大佛殿的客房內，專心創作。雖然偶而參與戰時文藝，似乎抗戰文藝已經不合於他。朱德群往後回憶說：「林風眠在重慶，住在嘉陵江邊，用中國筆墨畫了很多江中帆船的寫生水墨畫，已不是平常看慣的中國畫，也不是純粹的西畫，他似乎嘗試把西畫融會在國畫裡。」這層體驗，在往後數次聯合展覽中，朱德群已經感受到融合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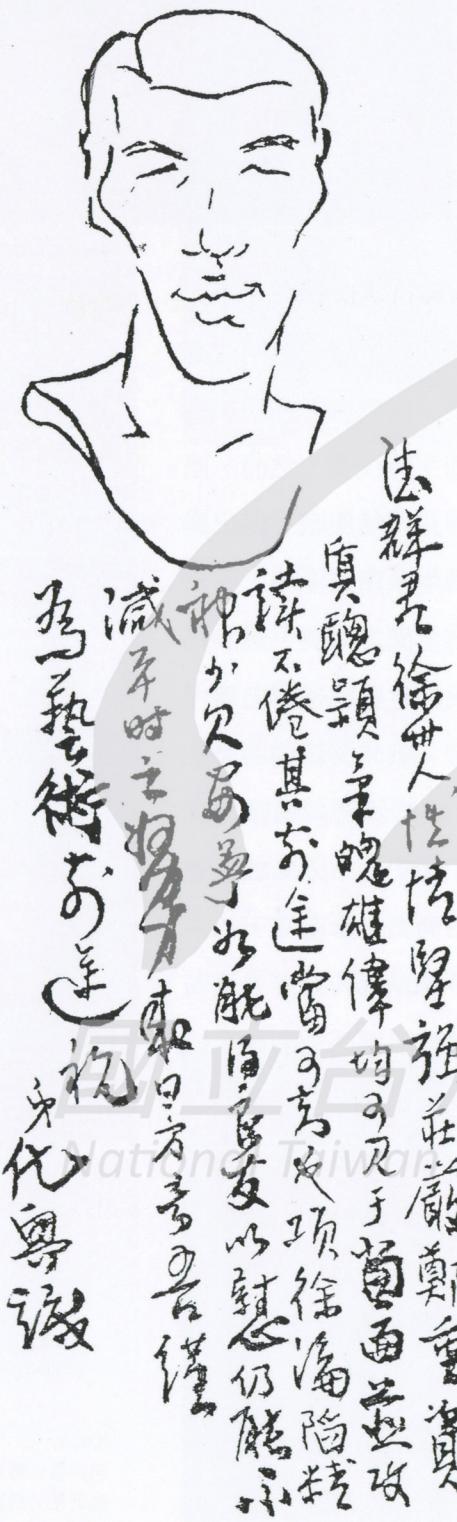
滕固早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返國後又留學德國，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1932年返國，可說是中國當時少有完整接受近代西方學業訓練的學者，著有《中國美術小史》。他將中國美術史的發展分為漢代以前的生長時期，魏晉南北朝的混交時期、隋唐五代宋的昌盛時期、元明清的停滯時期。這種說法充滿古典主義思想，以古為尊。中國近現畫家以宋代為中國山水畫的黃金時代，應皆起於近代以來對於美術史的看法。往後朱德群對於北宋山水畫的嚮往，大都為民國初年的時代觀點。滕固擔任校長僅兩年（1938.7-1940）。在抗戰的大旗之下，滕固製作



杭州藝專與北平藝專合併，稱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滕固接任首任校長。圖為滕固（後排左一）在30年代與藝壇名流宿王濟遠、朱屺瞻、姜丹書等人合影。

[左頁上圖]  
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藝術運動社部分成員在超山合影。  
前排右起第二人為林風眠，  
他後面戴眼鏡者為潘天壽。

## 朱德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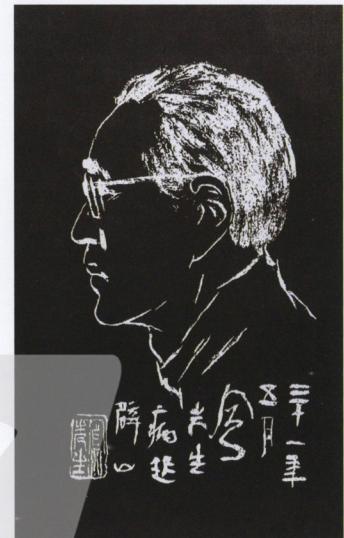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校歌以鼓舞士氣。「皇皇者中華，五千年偉大的文明，互古照耀齊日星。製作宏偉，河山信美，充實光輝在我輩。我們以熱血潤色河山，不使河山遭蹂躪。我們以熱情謳歌民族，不使民族受欺凌。建築堅強的城堡，保衛我疆土人民。雕琢莊嚴的造像，烈士萬古垂令名。為創造人類的歷史，貢獻我們全生命。」我們可以想見這批師生們邊走邊唱校歌，越過千山，涉過萬水，嘹亮的歌聲撼動著他們的創作心靈。

1938年顛沛避難之際，朱德群友人孫化興為他當時的自畫像題詞：「德群君，徐州人，性情堅強，莊嚴鄭重，資質聰穎，氣魄雄偉，均可見于當面。並攻讀不倦，其前途當可高也。項徐淪陷，精神少欠安寧，如能得良友以慰，仍願不減平時之努力。來日方長，吾謹為藝術前途祝。弟化興識。」這幅朱德群自畫像以石膏頭像為典範，時年十八歲，容貌清瞿修長，筆畫簡單，可以看到他對於人物線條的掌握能力。當時河南項城與江蘇徐州皆已淪陷，朱德群憂心家國，惶惶不安，友人為其畫像題詞勉勵。

沅陵雖處山谷，隨著抗戰局勢

的擴大，日軍攻陷湖南岳州，平靜的歲月被打亂。感於局勢急迫，學校再次由沅陵遷往昆明。翻越崇山峻嶺抵達貴陽。在貴陽，物資條件更為簡陋，學生四出寫生。滯留三個月，又遇罕見大空襲，全城多為木造房屋，損失慘重。師生一行不得不再次避走昆明。在昆明一年半時間，人事紛爭不斷，方幹民任教務長後被解職，吳大羽由滬來滇，遲不發聘，學潮又起。滕固自來推崇古典主義精神濃厚的常書鴻（1904-1994），此時起，意味著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趨向於折衷與保守的氣息。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紛爭從沅陵持續到昆明，為了弭平這場紛爭，國府派了陳之邁到昆明調停。原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林文錚與他妻子蔡威廉紛紛去職，夫婦兩人賦閒在家，貧困度日。大文豪沈從文與他們比鄰而居，夫妻為人敦厚，撫育五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隻字不提校務。1939年5月蔡威廉缺錢住院，在家待產，產得一女，卻得產褥熱去世。蔡威廉為蔡元培之女，留學法國，學習油畫，精通德、法語。死於國難當頭的貧困交迫，去世前在床前寫下：「國難！家難！」沈從文指出，這場鬥爭激烈，學生被派出充當情報員，收集陳之邁在沈家調停時的進出人物名單。這場鬥爭中，杭州藝專的西畫教師紛紛中箭落馬，奠定了往後中國美術走向國粹，最後邁向實用的社會寫實主義道路，對中國近代美術史的發展，意味深遠。此後滕固身染重病辭校長職，教育部長陳立夫敦聘中國近代第一代藝術專科畢業生，同時也是1910年創設中國第一所藝術專科學校的呂鳳子（1886-1959）擔任校長。



國立藝專校長呂鳳子為國立藝專1942年畢業生紀念冊而作的自畫像

## 重慶揮別，八百餘張素描與速寫毀於船上

呂鳳子當時正在璧山，擔任自己創設的正則藝專校長，不克分身，要求學校內遷重慶。外加當時日軍侵擾越南，國府唯恐有變，於是國立藝專師生大舉翻山越嶺遷到重慶璧山縣的天上宮。因規

[左頁圖]  
朱德群 自畫像 1938  
朱德群友人孫化興，為他此張自畫像題字。



水墨畫家潘天壽於1944至1947年擔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圖為潘天壽1948年彩墨畫〈讀經僧〉。

的寶峰山口，在抗戰時期為防守重慶的第一道關隘，相對於常被日軍轟炸的重慶，青木關顯得平靜與安全。當時教育部也遷徙到青木關，國立藝專則落腳於此處的松林崗上。青石岩鋪設的階梯直上山坡上的校園。所謂校園就是由校門、教室、禮堂及碉堡改建的宿舍所構成，教室也僅是茅草、木板拼湊而成的簡便建築而已。三餐物資匱乏，無法飽餐。學生們外出寫生，在建築物內就畫人體畫，使用泥巴作泥塑，再用石膏翻模。因陋就簡，卻依然澆熄不了他們對藝術的熱愛。

1941年10月9日中國政府發表〈對日宣戰布告〉開始，中國與英、美發表聯合聲明。在此之前，中國處於獨力作戰的艱困局面，此後，除了1944年貴州獨山戰役日軍進逼，震動陪都之外，日軍逐漸無力空襲，局勢轉為平靜。呂鳳子擔任校長後，或許因為國局艱困，辦學困難，學潮潛伏，洶湧不斷，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職務更替不斷，呂鳳子任期由1940-1942年，接著由留日的工筆畫家陳之佛（1896-1971）接任，任期由1942-1944年，此時學校再遷沙坪壩的嘉陵江北的磐溪。

陳之佛當時擔任位於沙坪壩中央大學美術系教授，兩地往返。1944-1947年的抗戰最後一年及播遷返回杭州期間，著名水墨畫家潘天壽擔任校長。變動激烈的學校內部環境及外在局勢的緊張，可說是朱德群在此一時期必須時刻面對與應付的人生課題。

1941年，朱德群畢業於青木關的國立藝術學院，因成績優異且不急於離校，於是留校擔任助教直到1945年。他擔任助教期間，藝術學院由留學英國的水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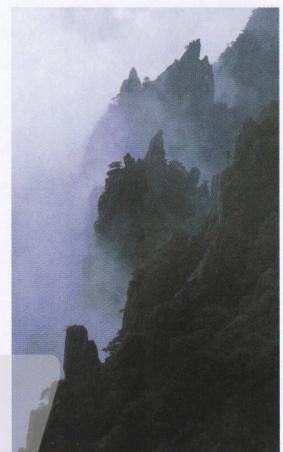
模過小難以容納，不久又遷往青木關鎮的松林崗。松林崗校舍由呂鳳子親自設計，校門由他親書「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青木關位於重慶西邊50公里處

家李劍晨擔任教務長，朱德群獲得他的器重，被推薦到中央大學建築系教素描。朱德群因為這個因緣，從1944-1948年擔任中央大學建築系素描講師。這段期間他也曾觀看過徐悲鴻描繪大幅作品〈愚公移山圖〉。這件作品沿襲著法國學院主義的神話與歷史畫傳統，用以激勵士氣；然而其表現力似乎沒有讓朱德群留下太多感動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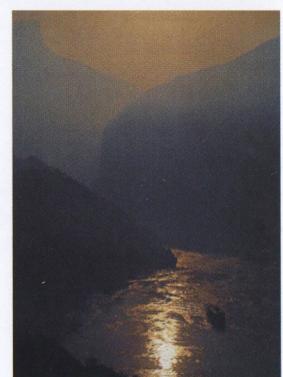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從林風眠去職後，逐漸趨向由中國美術傳統的教師出任校長，隨著國畫科的創設，以西方前衛精神試圖開繪畫風氣之先的開放校風，轉而變成國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學院。杭州藝專創校十餘年，經歷戰火的洗禮，從改革創新，接著扛起沈重的中國繪畫的包袱。吳冠中在〈國立藝專流浪記略〉中指出：「從林風眠、滕固、呂鳳子、陳之佛到潘天壽，學校領導的學術觀似乎從側重西方現代逐步轉移傾向於民族國粹了。」或許這也意味著近代中國現代化美術教育又再次趨向封閉的開始。1945年1月朱德群參加重慶舉行的「現代繪畫聯展」，參展的畫家有林風眠、方幹民、關良、龐薰琹、趙無極與日後來台的李仲生，隔年又參加李可染加入的「獨立美展」。這是朱德群參加正式聯展的開始。

1947年，朱德群與中央大學一同遷返南京。途經三峽，雲霧繚繞，古詩神女峰秀遠隱約，瞿塘峽挺拔宏偉，他日後回憶：「那三峽，我看就感覺出來，這完全是唐宋時代的北派山水，中國的畫，完全不是寫實寫生的，完全是昇華到感覺而創作出來。」朱德群從1937年冬，以年僅十七歲的少年走遍江南，越大婁山脈南抵貴州、昆明，北攀烏蒙山脈落腳重慶。回南京時已是二十七歲的壯年，一股熱忱隨著大時代的變動而流轉遷徙。歸途，他攜帶八百餘張素描與速寫，盡皆毀於驚濤狂浪的船上。

回南京，國共內戰即將爆發，又是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1947年好友吳冠中考取公費，春天出國。學長趙無極也來南京，辦理手續準備離國。這批日後中國美術界的巨匠紛紛相聚南京。大戰來襲前夕，似乎生命又將隨著暴風雨，如同浮萍，隨著潮流與信念再次飄蕩。個人生命，繫於大時代的精神而改變。



朱德群1947年途經三峽，雲霧繚繞，磐岩巨松，峯巒嶸嶸。他回憶說這完全是唐宋時代的北派山水。（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朱德群1947年途經三峽舉目所見，印證他對傳統北派水墨的觀點。（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中央大學美術系師生合影，中間穿長袍者為陳之佛，其右為潘玉良。

